

影像中的灾难、死亡与生命

——罗兰·艾默里奇灾难片分析

赵海艳

[摘要] 灾难片作为好莱坞电影的一种类型，通过影像表现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灾难、死亡与生命。本文从三重生命美学角度出发，分析艾默里奇灾难片受欢迎的原因：在灾难中体验死亡，在死亡中唤醒生命，追问生命的意义，也传达了导演对当今社会的终极思考。

[关键词] 灾难片 死亡 生命 思考

[中图分类号] G2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029(2012)04(下)-0118-02

对灾难片的界定很多，综合比较，郝建的《影视类型学》一书对灾难片的定义比较全面。“灾难片是以自然界、人类或幻想的外界生物给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灾难为题材，以恐怖、惊慌、凄惨的情节和灾难性景观为主要观赏效果，直接表现影片中人物与这种灾难相抗争的影片。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兴盛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是第一次热潮，如《大白鲨》《地震》等；第二次热潮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如《完美风暴》《后天》等。”2009年底，一部《2012》在全球掀起了观影热潮，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艾默里奇灾难片的关注。

罗兰·艾默里奇在好莱坞素有“灾难片之王”的称号。他的影片有表现外星生物入侵地球的《独立日》，有表现人与怪兽大战的《哥斯拉》，有表现气候变暖的《后天》，还有表现世界末日的《2012》，当谈及导演为何如此热衷拍摄灾难片时，他曾表示“我喜欢描述城市遭受虚拟的灾难，那样会让大家警醒，居安思危。”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每一部影片归根到底都是表达人类生存的悖论和困境——灾难、死亡与生命。

一、意识灾难

灾难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有认识它，而不能控制灾难的发生。它往往难以预测，即使在爆发前有些丝的预警，但也不能改变它发生的必然性，它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有着极大的破坏性，每次不经意的发生，就会夺取无数条鲜活的生命，给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造成重大的影响和冲击，改变了个人的生活状态。

在艾默里奇影片中，灾难使人们熟悉的城市瞬时摧毁，对处于观看者身份的人们来说，在精神时空宣泄了压抑、沉闷，获得了愉悦，可见人们最初对灾难的关注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愉悦，满足生理层面的需要。但当灾难真的发生在人们面前，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肉体的创伤，更多的是精神的痛感，这时，人们才会切身感受到灾难的巨大影响，因此，也就是讲人们关注的中心不是灾难事件本身，而是它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以及对人产生的精神影响，也就是灾

难意识。

这种灾难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特有的意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永恒的忧患意识。一旦巨大的灾难出现在人类面前，并且它所体现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国家、民族，超越了特定的阶层与文化，超越了争端与分歧时，人类才自觉意识到自己是同一类，便对自然界产生敬畏与恐惧之感，而这种感觉在社会群体中是相互感染的。由于人与人在精神上、情感上有着某种纽带联系，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不幸往往会在社会群体中产生一种情感的连锁反应，每个人都会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惊恐和震惊，都会体验类似的心理历程，于是他们把这种感受以自我复制、自我保存的方式从个人记忆演变为集体记忆。影片《独立日》中总统的演讲，为人类生存而战，总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唤起了人们的集体灾难意识。

二、体验死亡

灾难往往把人推向死亡的边缘，让人们在灾难中体验死亡。死亡让人们在灾难面前恐惧和惶惑，而导演正是利用这些丰富的影像符号作为基本表意系统，运用众多灾难元素营造震撼的效果，传达出灾难意识，表现人们心理的无限恐惧。这也从反面揭示出人们生命意识中追求生存的强烈愿望。其实，生命的进化、繁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灾难的挑战和扼杀，死亡时时伴随，生命只有在与灾难的不懈抗争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观众都希望影片提供广阔的精神时空和丰富的精神内容，尤其是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有本质的一致但却形式表现不一的内容，从中体验到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体验到的死亡满足。艾默里奇运用海啸、外星生物、怪兽、火山和飓风等灾难的特殊力量，《独立日》中炸毁了白宫，《哥斯拉》摧毁纽约，《后天》龙卷风摧毁了洛杉矶，更甚者《2012》世界末日，这些形式不一但本质一致的灾难给人带来了震撼的死亡场面。影像中这些灾难毁灭给人类带来的死亡恰好契合了观众内心的死本能意识。观众在同人们一起经历灾难的过程中体验死亡，宣泄压抑，获得死亡快感。虽然，观众与影片

中的人物一起经历残酷的灾难，但不能与片中人物一样经历灾难带来的真实死亡，所以相对于片中人物肉体 and 心灵共同走向死亡来说，现实中的观众只是内心体验死亡而已。但是，由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慌、担心、惧怕和不解的普遍心理，影片中的死亡更能抓住观众的心理。人们会认为一切事物的终结是死亡，同时死亡也是整个世界的灭亡，进而产生恐惧，在精神时空展开联想，想自己会不会死去，会不会如影片中人物一样遭受残酷的灾难，悲惨死去。

艾默里奇运用灾难元素，制造震撼的场面，利用人们对生命的希望和死亡的恐惧的情感来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死亡意识，利用平时连自己都不敢或不愿意面对的内心真实，来考察人们的现实生存态度。假如没有死亡的逼近，人们恐怕永远不会有整理自己思维的机缘。所以封孝伦教授说，“体味死亡是感受生命的有力手段，只有当人们面临灾难，才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可贵，只有面对死亡，人们才会倍加珍惜生的权利与幸福”。

三、唤醒生命

死亡与生命紧密相连，灾难引起死亡，对死亡的紧张恐惧，显示出人们对生命的无限眷恋，从而思考生命的意义。当物质无条件的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人的精神就会变得懈怠、麻木、厌倦和迟钝，这些将会使人的生命力全面蜕化，对人类是很危险的。而艾默里奇在影片中变现的巨大灾难场面、人群在雪地的死亡、人类的毁灭恰恰给人类懈怠的生命一次冲浪体验，从而激起无限的生命力。观众在同影片中的人们经历着灾难和艰辛，从灾难的边缘死里逃生，其中，观众是以生还者的身份真正体验着死亡并经历着生的人，正是这种死亡的胁迫把观众的生命从麻木的沉沦中唤醒，于是能使他们更加深刻地以死者的立场体会到生命存在的美好，在死亡体验的高度上，重新对生命做出肯定。

通常，遭受灾难之前，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酣睡状态，他们很少会去思考生命存在、自我这样的问题，觉得太严肃，而当灾难降临，人们遭受死亡时，才能窥见生存的真实状态。这也反映出现代人尽管物质极度满足，但是精神面临着残酷的孤独和无尽的恐惧，生命意识麻木，他们极度需要通过外在的刺激来激活其生命力，追问生命的意义。而经历影片中的死亡，人们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人性的可贵，才能激发他们重新看待生命存在的价值。影片中表现的灾难和死亡，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独到解读。如《2012》中的英雄杰克逊在排除方舟故障，拯救生命时，自己差点丧命，却用行动诠释了人活着的价值，生命的伟大不在于有多长，而在于多好。

人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让生命凸显价值，得以永恒延续下去，但是灾难和死亡仍然时时威胁人类生存。于是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就必须关注生存境遇，追寻灾难出现的根源，反思人类的行为，修补现存的生存环境。应该说，人们对自然界越是了解，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是清醒，就越能有效地应对和避免各种各样的灾难打击，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这也是导演在不造成观影困惑的前提下，要求灾难片

必须承担的责任。

导演为了传递这一理念，通过各种灾难的夸大性后果，向人们展示了生存危机的残酷现实，以对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警醒世人，来触动人们的灵魂，激发人们自觉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以和谐的理念构建社会。《哥斯拉》中巨蜥的出现繁殖，差点让人类陷于灭顶之灾。《后天》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些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和谐发展。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毕竟有限，还有无限个未知领域需要去探索，很多灾难很难准确或无法预测，人们无法正确应对。即使人们已经知晓或很熟悉的灾难，像地震、洪水等，也不能防止其发生。所以，人们应敬畏自然，而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享受征服的快感。

影片中表现的全球变暖、物种变异、大气污染等种种生态问题，唤起了观众的忧患意识，让他们在精神时空反思自身的行为，反思现实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模式怎样影响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把人放在与自然平等的地位上，抛弃传统的主宰自然的价值观，能动的关注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现代观众由于某种内心的恐惧，如面对就业、住房、福利等压力，觉得不可克服，恐惧情绪要吞噬自己的灵魂时，大多数人消极逃避，急需排遣精神压力的精神通道，导演正好把观众的现实生活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借助灾难事件表现出来，使观众在精神时空随戴维大战外星人，随杰克拯救家人，经历困惑、恐慌、艰辛和绝望，在其过程中细细体味，产生对自身的命运关注，影片中人物对待灾难、死亡的态度会给观众产生影响，观众常常也会把自己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的愿望或不满情绪，寄托到影像中，看到他们瞬间破灭，释放了恐惧、压抑和怨愤，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走出电影院，把现实中的一切与影片中的灾难相比，觉得现实的不稳定、失落，又算的了什么。影片让观众在精神时空欣赏了灾难、体验了死亡、对人类命运进行了反思，获得了精神生命的满足。（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参考文献

- [1] 郝建.《影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 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 [3]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拉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
- [4] 郝建.《影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于玲